

往事如昨

# 俺村的驴大兴

刘世俊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生产队总是罩着一层温暖又略带苦涩的光晕。

生产队有一挂胶轮大马车,那是生产队唯一的运输工具。春天送粪,秋天收秋拉庄稼,生产队外出采购、拉煤、送公粮,全靠这辆大马车。那时,在生产队里最风光的差事,莫过于赶马车了。

—

驴大兴是生产队赶马车的,是队里的车老倌,赶车、遛马非常在行,是公认的一流车把式。

车倌儿大名叫刘兴芳,小名叫大兴,绰号驴大兴。兄弟行三,暂时无妻无女,斜眼,人挺好。

我对赶大车的车倌儿记忆深刻。驴大兴赶了十多年马车,爱队如家,爱马如子,没事时就喜欢去生产队遛遛。对他“手下”的几匹马非常爱惜,阴天下雨不能出车时,他就在马圈里给马儿梳理皮毛,添草喂料,整理车具,一刻也不闲着,把几匹马养得膘肥体壮,赶车上路时从来没有误事过。

刚刚买回来的马,别的车老板不敢套车使用,唯有驴大

兴一手牵马,一手扬着他那五颜六色的皮鞭子。几鞭子下来,生马便悄悄地老实下来,乖乖地听使唤了。驴大兴把自己的马儿摆弄得溜光水滑,马车收拾得干干净净,别人一看,就知道车老板是一个利索人。

驴大兴是生产队的车老板,是有头有面的社员,挣工分也是最高的十分,社员私下也叫他三副队长。

驴大兴说,赶马车的一年四季闲不着,春季时往田地里送粪,夏季拉土沤大粪,秋收时拉庄稼地瓜,拉白菜萝卜拉秸秆,入冬时往公社粮库送公粮,冬天拉脚搞搞运输搞些创收等。如果社员家里遇上个生病的,还要套上大车送公社或者县里的医院。

车把式是技术活,必须懂得牲畜的生活习性,如牲畜卸车后不能马上饮水,否则就会炸肺,还要定期给牲畜钉掌。

赶车时手持鞭杆要会对牲畜下口令。向前喊:“得,驾”;后退喊:“稍,稍”;停止喊:“吁,吁”;左拐、右拐喊:“喔,喔”;同时鞭子要配合口令,这是车把式的基本功。

还要知道牲畜的“脚力”,能爬多陡的坡,能涉多深的河,能走多少路。要了解牲

畜,使用牲口时才能恰到好处:马车爬坡时使着劲地用鞭子吆喝牲畜;在平道行驶时,要能躲开路上的坑窝;碰上狭窄的道路,眼睛要像尺子,只要不超过车宽就能赶车过去;在人员密集的集市要能不慌不忙赶车……

无论是谁,只要是聊起赶车的事儿,聊起马来,无论有多大的愁事儿,多难的事儿,驴大兴都会立即搭茬,眉开眼笑,说得头头是道,让人心服口服。

二

我们村街中央大槐树西边的树杈上,挂着一个生铁铸造钟,与学校的钟并无二致,只是钟锤下的绳子短得蹊跷。清晨,生产队长总是睡眼惺忪地赶来,衣服随意地披在身上,扣子还未系好,趿拉着鞋,掂着脚尖费力地够着打钟的绳子。他一边嘟囔着“这绳子怎么又短了一截”,一边快速地拉动几下,衣服险些滑落。那清脆的钟声,立即传遍大半个村子,也唤醒了沉睡的村庄。

钟声一响,社员们便开启了忙碌的一天。有人在茅坑匆匆解决完,随手扯过孩子们

写作业的废纸擦屁股,提上裤子就往街上跑;有的妇女正哄着孩子吃饭,不管孩子吃没吃饱,赶紧往街上跑。我们从不粘着我娘,最多跟到大街上。娘叮嘱我们说:“在家里看好家,娘在西北洼拈谷苗,听说那里有很多野兔,我给你们去捉小野兔。”看着娘远去的背影,我期盼着,娘能够捉到小野兔。

车倌儿驴大兴滋润,和匆忙上工的社员们不一样,总是气定神闲。他慢悠悠地从家里出来,一只手扶着卷得比手指还粗的旱烟,“吧嗒吧嗒”地抽着,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把长鞭,鞭梢系着的红布条在风中飘扬,格外醒目。随后,伸了一个懒腰径直走向生产队的饲养室。

饲养员是一个视力不大好的老人,胳膊和腿上绑着牛皮,防止干活磨破衣服。老人端着大竹筛子,挨个给石槽里添饲料。驴大兴斜眼问饲养员:“今儿用的骡子和马吃饱了吗?”饲养员笑着打趣:“骡子吃饱了也没用,不如马吃饱了还能蹦跹几下。”驴大兴吱吱笑道:“一天到晚没正经儿。”

饲养员便去牵骡子和马。他在水井里提上来两桶

清水,让牲口喝个痛快。接着,又牵到旁边平整的地方,看着它们打几个滚,这才将牲口交给叼着旱烟的驴大兴。然后回到屋里,牵了另一匹马。这时候,车倌儿驴大兴早已熟练地将骡子和马套在车轭里。

马车是生产队的重要交通工具,能坐着马车进城,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。在社员眼里,赶车人不仅工作轻松,还能借着拉化肥、运种子的机会,花生产队的钱在外面吃上一顿饭。这个差事,都是固定的,都是生产队上经验丰富的老把式,一般人是得不到的。

队里的马车,每车要配一个人,一个车倌,一个跟车的,每人带一把木叉。到了地里,跟车的人拿木叉把麦捆挑到马车上,车倌在车上把麦捆摆齐(这个营生在当地叫“挑各子”)。在全村分配任务的会上,队长让驴大兴挑出两个半劳生去跟车“挑各子”,三嫚是固定的那个。

后来,我听说驴大兴带三嫚去东北了,他闯关东数年,带着媳妇三嫚,领着一儿一女又回到村里,生活很好,两口子子女绕膝,平凡又幸福,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## 柘棘子和黄毛棘子

刘甲凡

在我们家乡的大山上,生长着两种带刺的乔木,一种叫“柘棘子”,一种叫“黄毛棘子”。它们浑身都是刺,没人敢招惹,自然不受人待见。但对于庄户人家来说,它们却并非百无一用,而是像俗语说的那样,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,有好多方面用得着它们。

### 柘棘子

若论起带刺的乔木,柘棘子应该排在第一位。它的学名叫黄桑,虽然长得和桑树一点也不一样,但却同属桑科,其嫩嫩的叶子可以喂养桑蚕。1958年,村里小学搞勤工俭学养桑蚕,老师就带着我们去摘桑树和柘棘的嫩叶,桑蚕都喜欢吃。

柘棘子对生长的环境一点也不挑剔,大多扎根在阳光充足的山坡上,靠着顽强的生命力,甚至在岩石的夹缝里也能长得枝繁叶茂。

柘棘子在农村很常见,却根本没人拿它当回事,就连做烧柴也都不愿意要,因为它浑身的刺儿又尖又硬,一不留神就会把手扎得鲜血直流。再者,不管过多少年,它也长不成大树,总是还没长到盈握粗细,树

心就出现空洞随即就死掉了。

然而,就是这不见得的柘棘子,在古代却是珍贵的“帝王木”。它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称号,就是因其树心里的“金丝”,是古代重要的天然黄色染料。在没有化学染料的年代,要染出象征皇权的黄袍,其心材便是关键原料。用它染出的黄色衣物温润且不易褪色,成为皇室专用的色彩来源,“帝王木”的名号也由此而来。

对庄户人家来说,柘棘子也有用得着的地方。记得在我们家,每年过了霜降,过冬的地瓜都放进地窖里储藏起来了,还剩下一些小地瓜,妈妈就用来晒“地瓜枣”,柘棘子就派上用场了。每年我和哥哥都会去刨回一些柘棘子的枝条,每根一米多长,挂在屋檐底下,一排几十根。等焐熟的小地瓜凉透了,妈妈就一个个插在它尖尖的硬刺儿上,远远看去,就如同挂着一串串小老鼠。晒“地瓜枣”比晒熟地瓜干要多费一些时日,过了十来个日头,“地瓜枣”就晒好了。和熟地瓜干比较起来,“地瓜枣”别有一番滋味,既艮盈盈的有嚼头,还不失地瓜的原汁原味。它是我们儿时不可多得的美食,妈妈总是拿它

当奖品,哄我们多挖野菜多拾柴火。“地瓜枣”还要捎一些到千里之外的小姨和三姨家,那也是大受欢迎的好东西。

### 黄毛棘子

在我们家乡,酸枣树被叫作“黄毛棘子”,这个称呼源于酸枣树的外观特征,即树上长满了黄色的刺,看起来像黄色的毛发一样。再者,它属于春天发芽最晚的木本植物。每年到了立夏,其它植物都长得郁郁葱葱,它才刚长出鹅黄色的小芽,显得格外妖娆。黄毛棘子的嫩枝条生长很快,老树杆却生长得十分缓慢,每当它长到杯口粗细时便自然干枯,由根部再生出嫩芽,乡间也有人把它称之为“铁树”。在牟平区水道镇青虎山村,有一棵生长了300多年、一搂多粗的“棘子神”,那简直就属罕见的奇迹了。

我们通常把酸枣树结的果实叫作棘子枣,酸酸甜甜的。每年秋天,孩子们都会为它忙活几天,这不光是为了解馋,主要是酸枣核可以卖钱,供销社采购站收购,说是酸枣仁是一味中药材。为了卖一点钱添置学习用品,我们从来

也不会放弃这种机会。

采摘棘子枣可不容易,如果是个“力巴头”的话,不但采摘不到多少枣儿,手还会被扎得鲜血直流。我们这些打小就在山里长大的孩子,却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——打枣。每次去山上打枣的时候,我们都是两个人结成一对,带着特制的一根钩子和一根长杆。到了山上,看到一棵果实累累的酸枣树,就找个合适的位置把筐子放好,然后一个人用钩子把酸枣枝条使劲拉到筐子上方,另一个就举起长杆使劲敲打,那些红红绿绿的棘子枣就“噼里啪啦”地落进了筐子里。一根枝条拾掇利索了,再换一根枝条继续敲打。就这样手脚麻利地忙活半天,每每都会满载而归。

棘子枣拿回家,去皮也要费不少工夫。我们通常是把棘子枣放进大缸里用水浸泡,再盖上缸口让其发酵糜烂。等到都烂透了,就装进筐里到河里去清洗。随着滔滔的河水,那些被揉搓掉的枣皮就漂走了,枣核就洗得干干净净,回家后再晒三两个日头这事就成了。

这种打枣的方法看起来挺聪明,其实也存在着不少风险。早些年,我们村两个16岁

的女孩结对去打枣,也是采用上述方法。可不承想,那个用钩子勾住酸枣枝干的女孩,一不留神脱钩了,拉弯的酸枣树干一个反弹,狠狠打在持杆打枣那个女孩脸上。随着女孩一声惨叫,鲜血就流了下来。最要命的是一根尖刺,不偏不倚扎在女孩眼球上,就此留下终身悔恨。

在我们乡间,柘棘子和黄毛棘子也是架设篱笆的好材料。早年间,庄户人家的鸡鸭都是散养着,村头上那些菜园和庄稼地就经常被它们光顾。为了对付它们,就在那些地段打上木桩,两根木桩之间埋设柘棘或黄毛棘子,鸡鸭就不敢越雷池半步了。记得每年春天,村里有个叫王景谦的人,都会去山上刨柘棘子或黄毛棘子,然后挑到牟平大集上卖掉。

乡间还有好多关于酸枣树的歇后语,也都挺有意思。像“祖坟上长出棵酸枣树——尽出带刺的货”,是形容某家父子都属不好沟通、无法交往的主;“棒槌丢进棘林子里——一点挂扯也没有”,是形容那些没儿没女、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;“酸枣树上理乱麻——没有头绪”,是形容事情千头万绪,不好梳理的意思。